

学校	中山大学	院系	博雅学院
专业	哲学（博雅）	姓名	黄楚云
年级	2019 级本科	任课教师	黄俊松
课程名称	荷马与维吉尔		
论文题目	伊卡洛斯之翼：论《伊利亚特》中英雄的杯子		

# 伊卡洛斯之翼：论《伊利亚特》中英雄杯子

**【摘要】**在《伊利亚特》中，诗人荷马通过持续而有效地强调特定物品与场景，利用其表意力量和象征意义传达情感和思想。史诗中反复出现的物件自古以来备受评论家关注，当代学者更是延续了意象内涵分析传统，对荷马史诗中的意象作用进行了系统归纳。而英雄使用的杯子——金杯、双重杯和“极其美丽的杯子”这三类特制杯子作为贯穿史诗的意象，对人物塑造、情感传达与社会规律展示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分析归纳，笔者发现英雄杯子具有警戒作用，时刻向持有者警戒着习俗的强大、命运的无情和个人的脆弱。在共同体中，英雄杯子是个人荣誉的象征。荣誉的分配遵从共同体信奉的习俗，个人荣誉的得失最终受命运摆布。命运似乎昨日才送上丰厚的馈赠，明日却将英雄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或下到死亡的哈德斯，或沦为苟延残喘的平庸之辈。仿佛身披羽翼的伊卡洛斯，上一刻正振翅高飞，下一刻却被阿波罗的火焰灼烧了翅膀，坠入死亡的深渊。那些为英雄所有的杯子好比伊卡洛斯之翼，时刻警戒着作为凡人的尺度，作为个体的尺度，警醒着世人破坏习俗和僭越尺度将没有好下场。

**【关键词】**荷马；《伊利亚特》；杯子意象

## 引言

荷马史诗中特定意象和具体场景的表达意义自古以来备受评论家关注，古代评论家常论及荷马“绘声绘色”的本领及其暗含的本质<sup>①</sup>，加斯帕·格里芬（Jasper Griffin）则明确提出，诗人通过简单的行动或物品传达情感，利用实物达到表达意义的效果<sup>②</sup>，以阿基琉斯的高脚金酒杯和涅斯托尔的精制酒杯为例论证了物象的情感寄托和对比反讽的作用<sup>③</sup>。本文将延续荷马史诗的意象内涵分析传统，通过分析《伊利亚特》中特制杯子的含义，聚焦于个体在习俗与命运下的处境，展现人的限度和人的渺小。在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之翼的故事同样展现了人的渺小。少年伊卡洛斯罔顾父亲的告诫，戴着羽毛织成的翅膀展翅高飞，僭越了作为凡人的尺度，触怒了不朽的天神，终于被太阳神阿波罗的火焰焚毁了翅膀，堕入万丈深渊。因此，人们往往以伊卡洛斯之翼警戒众人尊重规则与尺度，僭越者必受严惩。而《伊利亚特》中的特制杯子见证着英雄与习俗的冲突，也见证着英雄

<sup>①</sup> Eustath. 655.52 中评论 6.467 “仿佛画在图里”：E.Bethe 评论卷六诗人对赫克托尔头盔的描写时写道：“诗人想做的不仅仅是讲述……所有这些人物的所言所为，其步态、衣着、居所……都是其本质的表现”（Homer, 1.236）。转引自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

<sup>②</sup> 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sup>③</sup> 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第17-18页。

在习俗和命运前的无力感。一方面，作为个体限度的标记，与伊卡洛斯之翼警戒众人的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伊利亚特》中，个人荣誉由共同体赋予，荣誉的分配遵从社会信奉的习俗，但个人荣誉的得失却最终受命运摆布。命运似乎昨日才送上丰厚的馈赠，明日却将英雄从高高的神坛上拉下，或下到死亡的哈德斯，或沦为苟延残喘的平庸之辈。在习俗与命运前，英雄作为有朽的凡人始终有着自己的限度。另一方面，特制杯子皆具有传情达意的功效，体现了持杯者的深重情感。

## 1. 《伊利亚特》中的杯子意象概述

杯子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反复出现，主要作为宴饮器皿、祭祀用具和贵重礼物贯穿全文 24 卷。史诗中，杯子共有四种表达，分别为杯子、金杯、双重杯与“极其美丽的杯子”，这四种表达仅在修饰语上略有不同，却各有侧重，传递了不同含义，对持杯者的传情达意起了重要作用。

### 1.1 杯子的基本含义

在《伊利亚特》中，杯子作为盛酒的日用品，首先具有群体祭祀与宴饮两种用途。特制的双重杯和金杯由于造型华美、用料昂贵，显示了主人的特殊身份，在史诗中主要作为祭品出现。相对于群体祭祀，特制的杯子通常为英雄专用，诗人对此着笔更多、意涵更深远<sup>①</sup>。

卷一中达那奥斯人在阿伽门农抢夺阿基琉斯的礼物后饮酒吃肉，纷纷“用杯子举行奠酒仪式”，卷七中大战前夕的阿开奥斯人通宵宴饮后向神明奠酒。而卷三中阿伽门农与普利阿姆斯在战场上立下盟誓，全体将士把酒舀到杯里“向永乐的天神献祭”<sup>②</sup>，则是通过奠酒请神明见证。在群体祭祀中，用普通杯子奠酒这个环节似乎带有程式化的特点<sup>③</sup>，也正是众多程式化的环节使得卷九中改称的“双重杯”格外引人注目，被赋予特殊内涵。

用以宴饮的杯子则普遍具有表明社会身份、象征独立人格的作用。阿基琉斯招待奥德修斯一行说客时，吩咐帕特罗克洛斯给“最亲爱的朋友”“每人一只杯子”<sup>④</sup>，诗人特意强调是“每人一只”。与此照应的是赫克托尔死后，寡妇安德洛玛克哭诉幼子的悲惨未来时，特意强调儿子在宴饮中没有自己的酒杯，需要依赖

<sup>①</sup> 《伊利亚特》，11.634，16.225，16.254，23.219，24.429-431。具体分析详见下文。

<sup>②</sup> 《伊利亚特》，1.470-471，9.665-667，3.290-295。

<sup>③</sup> 参见 Cedric H. Whitman(1958), *Homer and the Heroic Tradi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8.

<sup>④</sup> 《伊利亚特》，9.203-205。

父辈挚友怜悯“把酒杯传给他”沾沾唇沿<sup>①</sup>。由此可见，在宴席上拥有自己的杯子象征着较高的社会身份。

除了酒杯本身，酒杯斟满的酒也具有特殊含义。在卷八中，阿伽门农斥责部下、激励士气时再次以将士曾“酌饮满杯的葡萄酒”为由催促他们奋勇杀敌<sup>②</sup>。赫克托尔羞辱狄奥墨德斯时便以达那奥斯人“经常用首位、肉食、满杯的葡萄酒敬重你”和现在的仓皇而逃进行对比，羞辱他的怯懦<sup>③</sup>。可见，斟满的酒杯代表着他人的敬重。

## 1.2 双重杯

双重杯是一种底部也可盛酒的双层酒杯，一只杯子就有两只普通酒杯的份量。因此和普通酒杯相比，双重杯深化了普通酒杯的意涵。在史诗中，双重杯主要作为饮酒的器皿、礼物和祭器出现。作为祭器时，双重杯凝聚了祭祀者强烈的渴望，往往与结局的事与愿违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

卷十一中，涅斯托尔用一只精美的双重杯劝服帕特罗克洛斯出战，诗人以较长篇幅描写器皿来衬托此举的重要性，显示了涅斯托尔满心欢喜和胜利<sup>④</sup>，结果却是帕特罗克洛斯的惨死。诗人以双重杯的份量展现持有者内心的重视与祈愿，与结果的残酷形成更鲜明的对比。

作为私人祭器，双重杯是阿基琉斯向宙斯祈祷帕特罗克洛斯平安归来的祭器，诗人特意交代了这只双重杯被精心地保存在箱笼里，只向宙斯献祭<sup>⑤</sup>。可阿基琉斯再一次使用双重杯却是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用这只承载着对荣誉无限渴求的双重杯“声声呼唤不幸的帕特罗克洛斯的灵魂”<sup>⑥</sup>，人的无奈在这种对比和呼应中再次呈现得淋漓尽致。

## 1.3 金杯

金杯在《伊利亚特》中主要用作向宙斯献祭的祭器，强调祈愿诚意而事与愿违。金杯象征着在习俗中的尊贵身份，是暗示自然（nature）与习俗（culture）冲突的祭器。由于作用多与双重杯和双重杯类似，具体分析留待下文展开，在此不加赘述。

## 1.4 极其美丽的杯子

---

① 《伊利亚特》，22.493-495.

② 《伊利亚特》，4.262-264，8.230-233.

③ 《伊利亚特》，8.160-165

④ 《伊利亚特》，11.634-636，11.655-803，16.855-857.

⑤ 《伊利亚特》，16.225-230.

⑥ 《伊利亚特》，23.219-220.

关于极其美丽的杯子，《伊利亚特》全文只在普利阿姆斯赎回赫克托尔尸体处出现<sup>①</sup>。诗人特意交代了这只精美的杯子是色雷斯人赠予他的珍宝，是他年轻时满载荣誉的礼物。而如今这个迟暮的英雄却“不惜把它留在厅堂里”，风尘仆仆地用这个珍贵的礼物委身向阿基琉斯赎回早逝的儿子。“极其美丽”的修饰传达着普利阿姆斯热烈的渴望<sup>②</sup>，这只精美的杯子的遭遇就是普利阿姆斯半生不幸、晚景凄凉的写照。

## 2. 《伊利亚特》中特制杯子的意涵分析

如前文所述，《伊利亚特》中的双重杯和金杯构成了特制杯子的主体。他们作为特殊的杯子往往为英雄所有，出现在重要时刻<sup>③</sup>，具有三个主要作用，分别是传达人物情感，揭示自然与文化冲突的规律，从而深化人在习俗与命运前的无奈和无力感。

### 2.1 英雄面对命运的错愕与无力感

《伊利亚特》中的人与神都是命运摆布的对象，诗人通过特制的杯子突显了人、神面对命运的无力感，渲染了苍凉无奈的氛围。

涅斯托尔劝服帕特罗克洛斯出战，诗人在此处第一次称他为“老英雄”<sup>④</sup>，通过对双重底座黄金酒杯的详尽描写显示其地位，以他能轻易托举旁人费劲也搬不动的这只双重杯显示其英雄本色<sup>⑤</sup>，结局却是英雄末路。雍容华贵的双重杯暗示着老英雄此刻所作的杰出贡献，但下一刻年轻的英雄有去无回，反映了一厢情愿与真实命运间的落差，凝结了人在真实命运前的错愕。

老国王普利阿姆斯有一只极其美丽的杯子，那是年轻时色雷斯人赠送的珍贵礼物，满载身强力壮时的功绩、象征着赢得的荣誉。然而，迟暮的英雄无法抵挡必然的衰老，有死的命运注定着英雄不敌年老体衰的侵蚀，不得不以昔日的荣誉向敌人求取儿子的尸骸。杯子极其美丽的外表和凝结的荣耀在时间的流逝中永葆<sup>⑥</sup>，而主人再一次抚摸它时，已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丧子老朽，他舍弃年轻时最看重的荣誉，卑微地向敌人祈求爱子的尸体。何其苍凉，何其无奈！

双重杯的另一次出现是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运动会上作为拳击比赛的奖

<sup>①</sup> 《伊利亚特》，24.235.

<sup>②</sup> 参见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第18-19页。

<sup>③</sup> 参见加斯帕·格里芬：《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第17页。

<sup>④</sup> “老英雄涅斯托尔”的称呼在《伊利亚特》中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这里，第二次是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运动会上，阿基琉斯赠其双耳罐，并称之为“老英雄”。

<sup>⑤</sup> 《伊利亚特》，11.634-636，11.655-803.

<sup>⑥</sup> M.I.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刘淳、曾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页。

品<sup>①</sup>。而这场拳击比赛却很值得细品，篇幅不长的比赛仿佛有着双关含义。曾经击败了所有“卡德摩斯人”的欧律阿洛斯仿佛《伊利亚特》中的悲剧英雄，由狄奥墨德斯和埃阿斯亲自为其披挂<sup>②</sup>正对照着这些悲剧英雄的深受人尊敬和神明对其短暂的爱宠。可在拳击比赛中，欧律阿洛斯仍轻而易举地败给“精通拳术”的“神样的埃佩奥斯”。诗人在这里将“神样的”缀语用在此前从未出现过的埃佩奥斯身上，虽然可能只是习惯性的程式（formula），也可能暗示埃佩奥斯象征永生的天神和永恒的命运。人间的英雄欧律阿洛斯渴求着胜利的荣誉，向既定的命运<sup>③</sup>发起挑战，却在一愣神间被一拳击中面颊，四肢顿时瘫软<sup>④</sup>。人就是这样毫无悬念地被制服在命运的手下。

## 2.2 人在习俗前的渺小和无力感

自然与习俗的冲突是《伊利亚特》英雄悲剧的主导因素之一<sup>⑤</sup>。按照当代学者较有代表性的观点<sup>⑥</sup>，所谓“自然”，乃是万物的原初状态和原则，具体表现为个人的能力和局限。而习俗乃是以自然为基础而生成的不同生活共同体的习惯，具体表现为秩序与规则<sup>⑦</sup>。

然而，正如《理想国》卷二中格劳孔所说<sup>⑧</sup>，习俗与自然常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一方面，习俗源于自然，人们为避免战争订立了折衷的法律，目的在于部分地保证自然的实现；另一方面，习俗与自然对立。习俗约束着人不得逾越法律的界限，对于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truly a man）而言，习俗的约束性远大于保护性。然而，正所谓“习俗乃是万物的主宰”<sup>⑨</sup>，即便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也必须臣服于共同体的习俗之下。但这样的臣服并非出自真心，处于边缘的（marginal）的个体无法被完全纳入任何一种习俗体系中<sup>⑩</sup>，导致了他们与习俗产生冲突。而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与习俗的冲突最终以共同体的利益受损和个人痛失密友的本剧收尾。

诗人在开篇便以权杖为切入点，展现了阿基琉斯高强的自然能力和与之不相

① 《伊利亚特》，23.656.

② 《伊利亚特》，23.680-684.

③ 既定的命运指他已然注定着败给精通拳术的埃佩奥斯，这个既定性是站在结果会看的既定，因此对凡人而言命运的既定性在事发时客观存在，却不可知命运如何。

④ 《伊利亚特》，23.689-691.

⑤ 参见 James M.Redfield(1975),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troduction,p3-10.

⑥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第84-91页。

⑦ 参见 James M.Redfield(1975),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troduction,p71.

⑧ 《理想国》，359a-c。

⑨ 《历史》，3.38。

⑩ 参见 James M.Redfield(1975),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troduction,p93.

匹配的社会地位。人民的国王阿伽门农有一根“嵌着金钉的权杖”<sup>①</sup>，代表着由习俗的秩序规定的合法权威<sup>②</sup>，即使他并不具备足够的力量。金权杖对他来说既是一个社会身份的象征，也是对其“德不配位”的生生嘲讽<sup>③</sup>。反观神样的阿基琉斯，他有的只是一根自于山林的树干的权杖<sup>④</sup>。这根权杖乃是自然的产品，不附有社会的认同，但阿基琉斯在自然能力上却远高于阿伽门农。

因此，阿基琉斯拥有负气罢战的资本，但最终许诺了在赫克托尔大军压船、希腊人千钧一发之际出场作战。然而，他违背了自己的许诺，当赫克托尔在希腊人的船边激战，“在翘尾船点起团团熊熊烈火”<sup>⑤</sup>时，阿基琉斯只是让帕特罗克洛斯代己出战<sup>⑥</sup>。从最开始的负气罢战到转折处的违背允诺，阿基琉斯是一个破坏社会规则与秩序的人。作为神和人的结合体，阿基琉斯是一个处于神人世界的临界线上的个体，出身决定的特殊自然与素质使他和两个世界的文化都不能完全吻合，他注定无法融合于任一社会。一方面，神的血脉使他具有高于凡人的能力。另一方面，边缘化的阿基琉斯由于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倾向于在自然与习俗发生冲突时选择顺从自然，破坏习俗。

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荣誉的渴望与索取超过了习俗赋予他的额度，他履行的义务也远没有达到习俗的规定，僭越了社会规则。他破坏了这个荣誉与作战义务交换的平等与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英雄社会的基本规则<sup>⑦</sup>。在双重杯的见证下，破坏文化的行为必遭报应。规则的破坏伤害了共同体的利益，招致了希腊人接连的败退，也伤害了个体，促成了密友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sup>⑧</sup>。在卷二十三中，阿基琉斯同样用一只双重杯为密友招魂<sup>⑨</sup>。这只杯子曾象征着庄重承诺、维系社会规则，如今则成了他破坏规则、自食其果的见证。

由此可见，双重杯不仅诉说着自然与习俗的冲突，更象征着规律、暗藏着警醒，劝说着身临这种冲突的个体放弃棱角，否则将受到习俗的报应。个人荣誉由习俗赋予，个人荣誉的分配由社会规则制定，当个人试图破坏规则以谋求更多的荣誉时，必将受到习俗的报应和惩戒。在阿基里斯的例子中，双重杯象征着共同体赋予他的荣誉，而他则以此为允诺的见证者。但在他破坏习俗后，双重杯便成

---

① 《伊利亚特》，1.236.

② 参见 James M.Redfield(1975),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troduction,p93.

③ 金权杖象征了社会习俗（culture）的权威认证，而被习俗推上统治宝座的阿伽门农却不具备与习俗相匹配的自然（nature）。

④ 《伊利亚特》，1.234-235.

⑤ 《伊利亚特》，15.596-597.

⑥ 《伊利亚特》，16.240-245.

⑦ 参见 James M.Redfield(1975),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troduction,p101.

⑧ 虽然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是一开始就注定的代价，在 8.470-476 中宙斯便注定了其死亡，但这未尝不可作为阿基琉斯为获取超出平衡部分不该拥有的荣誉的代价。

⑨ 《伊利亚特》，23.219-222.

了他自食苦果的见证者。这只双重杯仿佛一个标记，警醒着凡人个人能力的有限和习俗的强大，警醒着凡人个体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常。习俗既能赋予英雄荣誉，也能剥夺英雄所爱；命运既能将凡人推上英雄的宝座，也能将凡人拖入幽深的哈德斯。正如那羽毛丰满的伊卡洛斯之翼，既能载着伊卡洛斯振翅高飞，也能将他堕入深渊。那罔顾警戒的少年，僭越人类的尺度，终于被剥夺了一切。

## 结语

《伊利亚特》中的杯子意象普遍具有表明社会身份、象征独立人格的作用，而为英雄持有的特制杯子则具有传达人物情感、揭示人在习俗与命运前的无力感这三重作用。少年伊卡洛斯振翅高飞，寻求对凡人尺度的突破，神样的英雄们怀着对荣誉的渴求，寻求对习俗的突破，尝试奋起把握命运。然而，一切终是徒劳，这些寻求突破的勇气和毅力永远不敌人的限度，始终为一层苍凉的悲剧底色笼罩。在习俗和命运面前，人脆弱而渺小，走向必然的结局。一方面，《伊利亚特》中英雄杯子作为荣誉的象征，代表着社会的认同和命运女神的青睐；另一方面，这些精美的杯子永不停息地轮换着主人，见证着一切尝试的失败，见证着英雄末路。在这层意义上，伊卡洛斯之翼和英雄的杯子作为警戒，时刻警戒着作为凡人的尺度和作为个体的尺度。但这种警戒是徒劳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明知这必然的结果，仍试图突破，走向早已注定的结局。

### 参考文献

- [1] (古希腊) 荷马.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M], 罗念生、王焕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 [2] (古希腊) 希罗多德. 历史. [M], 王以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 (古希腊) 柏拉图; 郭赋和, 张竹明译. 理想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4] (英) 加斯帕·格里芬. 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M], 刘淳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5] (英) M. I. 芬利. 奥德修斯的世界[M], 刘淳、曾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6] (德) 列奥·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M], 彭刚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6.
- [7] Cedric H. Whitman, Homer and the Horioc Tradition.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8] James M. Redfield,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Iliad: the Tragedy of Hect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